

沈俊峰大别山文学创作的三个向度

马启俊

著名皖籍作家沈俊峰1963年出生于阜阳市颍州区(原阜阳县)一个叫沈庄的小乡村,3岁时随父母来到位于大别山区的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诸佛庵镇一家三线军工厂,在这里成长、上学、工作、结婚、生子,30岁离开霍山,在大别山生活了28年,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在合肥市一家杂志社从事编辑记者工作,接着又北漂到北京,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从事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工作。再后来,辞职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独立自主的文学作家。

60多年的生活历练,成就了沈俊峰不断追逐的文学梦想,他在文学的田野里辛苦跋涉,精耕细作,日积月累,成绩斐然。目前已出版散文集《在城里放羊》《在时光中流浪》《影子灯》《让时光朴素》,纪实文学《邓稼先:功勋泽人间》,长篇小说《桂花王》等,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和专家好评,获得冰心散文奖、中国报人散文奖、安徽省政府文学奖等诸多奖项,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作家》《小说选刊》等报刊和网络,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理事,鲁迅文学院高级班学员,文学创作一级。

沈俊峰有两个故乡,他对两个故乡都有着无法抹去的浓厚情感,影响着他的生命历程和文学旅程,而大别山这个第二故乡既是他的精神故乡,更是他文学梦想生长的地方。沈俊峰以大别山为他的写作根据地,心灵栖息地,用心用情书写大别山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在大别山文学的领地上开辟出了一块属于他的阔大丰饶、前景无限的疆土。沈俊峰是一个大别山文学真诚的故乡书写者,大别山的山水和人文早已成为他的作品中的血肉和灵魂,他的文学作品中有着浓厚的大别山故乡情结,他在作品中实现了精神返乡。

阅读沈俊峰的文学作品,我总觉得他的大别山文学创作离不开三个向度,一是向下,一是向上,一是向前。

第一个向度是向下。所谓的向下,就是亲近人民,亲近生活,接地气,使作品有人间烟火气,有人情味。沈俊峰说:“身体要接地气,文化也是要接地气的,这才是身心的完整健康。”(《影子灯·十八翻的心愿》)实际上文学也是要接地气的。

向下,就是亲近泥土,使作品有乡土风味,有乡愁。沈俊峰真的写了一篇《亲近泥土》,他在文中说道:“在土里滚过的人,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有乡愁的人,有故乡,有故乡的人,有牵挂和思念。那一份对土地和故乡的牵挂与思念,犹如一缕皎洁的月光,如此静美地流淌、

流淌!”“对土地的依恋和亲近,或许是人类逃不掉的宿命吧!”

向下,就是要写故乡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写熟悉的日常生活和人情事理,写乡土社会的乡民伦理,抒发真情实感,表达地方经验,在日常呈现中进行故乡书写、乡村书写和乡土文学叙事,在地方书写中实现精神返乡。

文学是人学,作品反映人,与作家做人联系在一起。勤劳、忠厚、善良、宽容、重情重义的大别山人民教会了沈俊峰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大别山原生态的生活给了沈俊峰对生活的独特感知和文学表达。

沈俊峰的散文短小精悍、自然流畅,蕴含深厚,意味隽永,生活气息浓厚,人情味十足,有亲切感。沈俊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桂花王》更是大别山革命历史故事的文学再现,异常鲜活生动。

沈俊峰要求自己的创作要“目光向下,笔尖向下”,“在西安领中国报人散文奖时,我说,这个奖项,坚定了我的书写方向,那就是目光向下,笔尖向下,一直向下,一直扎进土里,做一个接地气、有情怀的作者。”(《在城里放羊·跋》)这一点,他做到了。

第二个向度是向上。所谓的向上,就是回溯历史,景仰民族,敬仰国家,书写时代,传承精神,进行宏大叙事。沈俊峰的作品除了经常引用民间传说、民间歌谣、民间俗语外,也经常引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哲人名言。沈俊峰重视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自觉从中汲取营养,融合进文学创作中去,做一个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他说:“传统文化的精华、瑰宝,是智慧的结晶,若是中断或丢失就太可惜了,尤其是中华民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心得与经验,这是时间的长河对人类的慈悲馈赠。唯有扎根传统土壤,才能放眼世界,才能有更广阔的襟怀。”(《影子灯·十八翻的心愿》)

大别山的历史和文化厚重辉煌,熏陶了每一个人,塑造了一颗心灵。沈俊峰说:“历史像影子,影子是一盏灯。”(《影子灯·影子灯》)沈俊峰又说:“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在与大自然的相依相存中,证悟得来的丝丝缕缕,点点滴滴的经验、智慧,应该会留下一鳞半爪的痕迹,或者说会有一个呈现的形式。比如说在大别山,土著山民的日常生活就带着许多远古的痕迹。”(《影子灯·影子灯》)

“文化的传承,一是靠书籍,二是靠书籍之外。”(《影子灯·影子灯》)沈俊峰是作家,更是大别山历史和文化

的守望者、书写者、传播者。沈俊峰的文学之笔由故乡霍山延伸到安徽,采访过和刻画过安徽籍或者在安徽工作过的家乡人很多,如在安徽工作过的李大钊之孙李宏塔(《又见李宏塔》)、安徽当涂籍著名书画家、文学评论家吴泰昌(《钟书先生的“空话”一直温暖我——作家吴泰昌与文学前辈》)、桐城籍作家俞胜(《南有相思北有爱》)、徽州籍教育家陶行知和他的夫人吴树琴(《你和我永别了》)、寿县籍作家张镏(《一个喜欢做梦的人》)、和县籍抗日女英雄成本华(《最美的笑容》)、怀宁籍核科学家邓稼先(《假如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邓稼先:功勋泽人间》)等。沈俊峰也游走全国各地,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刻在骨子里的中国精神,他的笔又从安徽延伸到全国,在被放大的故乡里进行历史根脉的承继和国家精神的弘扬。

第三个向度是向前。所谓的向前,就是人人都要向前看,向前走的,只不过走得快慢远近不同而已。当然,向前看是需要正确的方向和敏锐的眼光,向前走是需要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沈俊峰在文学道路上无疑是一个坚韧执着、不知疲倦的先行者。他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精神和方向。往前走,不求多远,只求不止。前行,便是梦想,梦想,在路上。”(《在城里放羊·跋》)

沈俊峰对文学充满热爱和信仰,因此而不甘平庸,努力摆脱束缚,不断向前。沈俊峰笃学奋进、任侠尚义、敦厚刚直、兼容并蓄、博雅才俊,具有生存的智慧、坚守的毅力和创作的激情,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精于表达,具有文学特质和文学家潜质。

“文学是我心里的一个梦,它始终都在。”(《在城里放羊·心的城》)沈俊峰孜孜以求,追梦逐梦,遍访名师,广泛交友,转益多师,华丽转身。他的行程、交友、情感、体悟,是时代与社会的一个侧面。他笔下的大别山山水风光、乡村地道生活、浓郁乡情乡愁,以及从大别山延伸开来的家国情怀、人生信条、赤诚之心,都说明沈俊峰在大别山文学的故乡书写上是一个倾心追梦者、自觉前行者、执着实践者。

沈俊峰正处在创作的旺盛期和丰收期,我们期待沈俊峰在大别山文学的故乡书写上继续坚持向下、向上和向前,为大别山的故事和声音、精神和风貌传播得更广更远,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



鹿吐石铺我的家

余晓芹

霍山的地名都是三个字,让很多外地人感到好奇,比如黑石渡、落儿岭、大化坪、土市等等,听起来就有故事,而霍山还有一个更特殊的地名,是四个字,那便是我的家乡——鹿吐石铺(位于霍山县落儿岭镇)。

鹿吐石铺,缘于一个凄美的故事。传说淮南王谋反败露,其怀孕的苏王妃被官兵追得走投无路,只得向衡山国(今霍山)逃难,由于一路的惊恐颠簸,导致苏王妃早产,为给夫君留下血脉,苏王妃连日疲于奔命,却偏偏被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现今的孔雀河)挡住了去路,苏王妃万分焦急,追兵的马蹄声声像是敲打在她心头的一记记重锤,就在王妃绝望之时,山上突然跑来几只梅花鹿,争先恐后地跳入河中,口中吐出一个一个小石子,渐渐地变成了方方正正的大石头,让王妃母子渡到河西,转危为安。鹿吐石铺,这个天佑吉祥的名字,从此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和我说着这个美妙的传说,故事就像孔雀河的河水,流淌了两千年,却没在我的记忆里刻下任何的印痕,想起,忘了,又想起,又忘了。因为儿时的故乡,是贫瘠之地,就连那渡人的石铺也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上学那会儿,老师抓得紧,疲惫不堪的我,对多写一个字都觉得是负担,因此特别讨厌在表格上填写四个字的住址名字,多写的一个字仿佛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我不得开心颜。

有一天放学,我来到孔雀河边,看着欢快的溪水,想起了那久违的传说,鬼使神差的,我竟遥想着山上下来一群梅花鹿,为我的人生铺设一条宽敞的捷径,让我逍遥天涯。

故乡终究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驿站,十五岁那年,我背起行囊去外地求学,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鹿吐石铺,路,是羊肠小道,心却有些彷徨,站在十字路口,我知道我没有苏王妃幸运,我企盼的梅花鹿一直没有出现。

后来在城里参加了工作,便时常想起家乡,也曾约三五闺蜜回老家看看,那时起我便对家乡作了刻意的了解,不然怎么和别人说俺家乡好呢!

白云庵,坐落在家乡824米高的挂尖上,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之妹李翠莲,厌倦了宫中的明枪暗箭,侯服玉食出家所建,整个庵宇前后三进,片石铺,小瓦顶,共29间半,因常年掩映在蓝天白云之中得名,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庵后一棵古银杏,传说是诗仙李白酒后倒插的,千年以来,仍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为白云庵画龙点睛,引来无数善男信女、文人墨客。现在的白云庵已是游客观日出、拍云海、登高休闲的理想场所。

六万寨,雄峙于鹿吐石铺东北,是宋末曹平章为抗元而建,因驻军六万而得名,这里的“六万晴霞”也成了霍山古八景之一。后来此寨也成了抗清等抵抗御辱的城堡,太平天国时期,霍山县衙曾迁于此,陈玉成率太平军、张乐行率捻军都曾攻破此寨。大革命时期,这里也是地下党和红军活动的重要区域,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1938年秋,日寇的铁路踏入了霍山,企图取道霍山到湖北参加武汉会战,9月25日小鬼子教导队1800多人来到了鹿吐石铺,当地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反击,百姓送水送食送弹药,带路参战救伤员,仅两天的时间,我方共歼敌1370余人,生擒数十人,敌队长南浦湘吉受伤后带着残部仓皇逃命,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安徽境内消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史称“鹿吐石铺大捷”。鹿吐石铺大捷打破了日军穿越霍山驰援武汉的图谋,提振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家乡的故事让我在朋友同事们面前有了显摆的资本,每次的同学会、朋友聚会我都成为了“焦点访谈”,从此,我在不同场合都可以为家乡代言。

孔雀河漂流,是当地政府的一个招商引资项目,投资人看中了家乡的山水优势和水资源,建成了堪称华东地区最长、落差最大的漂流,旺季时这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日均客流量近2万人次,成了暑期游客们的天堂。

电影小镇,在六万寨下,这里曾是“鹿吐石铺大捷”的遗址,如今已建成了小有名气的休闲娱乐、探幽怀古的旅游景点,景区内的大型实景剧——《大别山传奇》,再现了当年抗日烽火,倍受游客青睐。以家乡鹿吐石铺为拍摄背景的抗战电影《热血地雷战》也于去年公映,再次把我的家乡送上了热搜。

现在的鹿吐石铺成了乡村游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是在双休日、节假日,这里真是一房难求、一桌难求,而每到这时我又成了同学、同事和朋友们们的“焦点”,都托我在七大姑八大姨那订一间房、订一桌饭。

年前回了趟老家,在二叔的大别墅里小坐,二叔便酒酣话不绝起来:一百多天的漂流季,他家仅快餐一项收入就达6位数,另外还有空闲的房屋租赁、小表妹的兼职导游收入等。二叔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见我似有惊恐的目光,接着说,这都不算啥,隔壁的储小鱼,知道吧,每季光收集游客扔下的漂流用具,就赚了近十万,原来这些塑料“废品”,有很多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有些修复一下也是可使用的,不能用的就卖给废品收购站,这样不仅给储小鱼铺就了一条致富门路,还保护了环境。还有,那个火烧眉毛都不急的徐老摸,你可记得了?真是慢人自有慢人福,他的小竹编、小香薯、小盆景等,现在火起来了,一年下来也是好几万啊。二叔说这话时,伸出了五指,还特意在我眼前抖了抖,充满了自信……

离开二叔家,我忽然有了回归老家的想法,当年拼命地想跳出“农”门,如今看来或许就是个错误,冥冥之中,我感觉有一群小鹿在故乡为我铺好了康庄大道。

拔节的风景(组诗)

冯英

丹青气息

一朵云
裹挟冷冽寒风飘来
一波一波的史河水
唱一个乐韵的歌
涤荡着婆娑世界的
烟尘

在我诗歌的心中
倾听它的声音
倾泻下来,那略带
沧桑的颜色
渲染灯火焰
召唤从深处传来
丹青的气息
收进眼底

腊梅花儿抱香

大寒岭脚下那片麦地
捧起碧绿
笔架山静坐史河身旁
家因梅山正在兴盛
旅游产业

我的情丝
随清清的河水
缓缓行走
举目,走来
年的身影

万紫千红

红灯笼高挂大门口
它张开的双臂,舒展
青枝绿叶
年,和诗
向你也向我

送来三月的风
那山那水,万紫千红
绰约多姿的兰
馨香

祝福的词语盘点

汇集
我的一首小诗成长
正得意呢

年的身影

史河,铺展
金灿灿的阳光
山鹰翱翔

诗歌



散文

二月二的记忆

叶炎

二月二,龙抬头。一个充满诗意和期许的日子,似初春里的一缕微风,拂过大地,唤醒了沉睡的万物,唤起了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儿时的我并不知道“龙抬头”的寓意,只听父亲念叨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一直被视作祥瑞之物,呼风唤雨,是农耕社会的重要图腾。二月二恰逢惊蛰与春分之间,万物复苏,春耕伊始,象征着生机与希望,人们在这一天会通过各种习俗来祈求风调雨顺。

这一天,南大街醒得特别早,一条麻石板铺就的千年老街,一个平日并不起眼的理发店渐渐热闹起来。剃头匠是个哑巴,一大早便忙着打扫店铺,生灶烧水。不一会儿,男人们便鱼贯而入,排队等着“剃龙头”,把本就狭窄简陋的小店挤得水泄不通,这种繁华景象恐怕一年也就这一天。“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哑巴一边剃一边唠叨着,只见他手脚麻利而不失手工艺精湛,十来分钟便可搞定一个“龙头”,他老婆打下手,倒茶续水,洗头收银,夫妻俩劳累并快乐着。

王奶奶抱着大头孙子也来凑热闹,“不好意思,各位爷爷叔叔,我要插个队了!我家小宝宝刚满月,今天图个吉利,给他剃胎毛”。老家是有这个习俗,二月二给婴儿剃胎毛,意味着长大前途无限出人头地,家长还要给剃头师傅包红包或送红鸡蛋呢。胎毛一般不全剃光,剃头师傅会在小孩的脑壳后面留下一撮毛,像根老鼠尾巴,算是宠儿的标签吧。

这一天,人们还会吃“龙食”。吃水饺叫吃“龙耳”,吃春饼叫吃“龙鳞”,吃面条叫扶“龙须”,吃馄饨叫吃“龙眼”,平日里吃的大米饭在这一天都叫吃“龙籽”,如此等等,反正都要跟龙攀上点边,寓意沾龙气,行好运。

母亲是北方人,做面食是她的拿手绝活。这天一早,母亲便开始揉面、包饺子,忙得不亦乐乎。揉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母亲像是杂技演员,一大团白面在她的手上来回翻腾,肆意滚动,不一会儿就变得光滑柔和,呆头呆脑。母亲说,揉面的标准就是做到“三光”,手光、盆光、面光。此时母亲额头上已沁出细密的汗珠来,却掩不住脸上的笑容。面揉好了,上面铺一层纱布,放一边醒着,便开始剁饺子馅。即便是刚过完正月,猪肉还是稀罕的,需凭票供应,只能点到为止,饺子馅以时令蔬菜为主。韭菜是姐姐刚从街上买来的,碧绿鲜嫩,香气扑鼻;荠菜则是母亲在郊外田埂上挖来的,还带着春天的气息。饺子馅看似油星不多,但绝对是土生土长原生态,那种天然的味道现在真的难寻,想想都是一种奢侈。一家人围在一起,母亲负责擀面皮,父亲和姐姐负责包饺子,我不会包,只能干些烧火添柴的粗活,弟弟妹妹啥都不干,围着锅台急得团团转。饺子放在簸箕里,一圈又一圈,像一串串元宝,更像一朵朵绽放的花瓣,也神似一只只龙耳,饺子皮薄馅多,咬一口满嘴清香。父亲斟上一杯酒,说是要先祭“龙神”,祈求家宅安康好运延绵。大家说着笑着,空气里弥漫着幸福的滋味。

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手里攥着自己扎的五彩的风车。风车在春风中呼呼地转动,洒下一串串欢快的笑声。我来到西郊三里街的河边,河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岸边的柳树已抽出了嫩芽,像一串串翠绿的珍珠。我俯下身,只见水里游过一尾尾小鱼儿,银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仿佛是龙王爷派来的信使。

不远处传来了喧闹的锣鼓声,城关镇里的舞龙队开始上街表演了。金色的龙身在阳光下翻腾,时而昂首朝天,时而俯身探地,活灵活现,惟妙惟肖。龙头在前面引路,龙身不时摇曳着苗条的身段,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循环起伏,在春风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一阵春风吹来,带着泥土的芬芳,带来生命的律动。仰望天际,我仿佛看见了那条巨龙,昂头在银河中畅游。

二月二,龙抬头,春天真的来了。

流冰/文图

老树最先醒来
一丛新绿
开始探头探脑
于干枯的树干间
泄露了
春天的秘密



老家村子的后面是一个名叫张郢的小村庄,村庄不大,临湖而居,住着十来户人家,张姓为主,夹着陈姓、巴姓两户人家。村民以农耕为主,每逢冬季来临时开始另一项营生——糊灯笼。灯笼竹篾为骨,红纸为皮,外涂一层桐油,再用杂木锯成小圆篾,穿上铁丝做成提梁,配以细竹提杆,点上一根红蜡烛插在底座的铁钉上,我们小时候念点不点的纸灯笼就可以提出去玩耍了,张郢的灯笼远近闻名,不仅因为它们的制作工艺传承了数代,更因为灯笼里透出的暖暖的光,似乎能驱散冬日的严寒和人心的孤寂。

儿时,我曾跟随父亲前往张郢访亲,恰好遇到城里报社的记者采访,因为拍摄画面需要,我还被拉去客串了一次群众演员,摆拍了一组画面。成年后,我进入报社社工作,也曾翻阅过档案里的老报纸,希望找出当年出境的照片,只可惜翻了许多页终未如愿。

每年腊月,我们这些孩子便迎来了寒假,我们并不贪睡懒觉,清晨即起,聚至村口。此时,寒冬已将阳沟冻得结实,我们便将小板凳倒放在冰上,一个孩子坐于其上,后面两个小伙伴推动,简陋的雪橇游戏便在这冰面上展开。这时,张郢的几位大人各自肩负着一根长竹竿,上面挂着一串串红灯笼,准备送往城里售卖,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总是幻想着父母能早日为我们购置一个,挂在床头,心中期盼着春节的早日到来,以便与小伙伴们点燃红烛,串门拜年。踩着村庄路上皑皑的白雪,感受红灯笼散发出的温暖红光。

我们扳着手指计算着春节的临近,期待着提灯笼夜游的日子。好不容易到了春节,我早早起床,帮着爸爸贴门对挂大门上的大红灯笼,我压抑着满心的欢喜,焦灼地等待着,妈妈忙着烧菜,爸爸开始烧香放

爆竹,我们围着桌子开始吃年夜饭,给大家敬酒说祝福,拿上爸妈给的红包,我们姐弟仨就飞出了家门,相约在谁家集合,十来个人组成一队,每个人脸上洋溢着笑容,大人们也不埋怨我们疯跑,在大门口笑着帮着我们点好蜡烛,绑好提灯笼的竹棍,于是我们肆无忌惮地提着灯笼游街串巷,大伯家门里出来,七爹爹家门里进去,每家的大人们都会给我们发一些瓜子糖果,我们嘴里塞得鼓鼓的,兜里也装得满满的,我们高兴地卖力地游着转着,嘴里还跟着小孩子嚷嚷着过年讨喜祝福的话,我们比着谁的声音大,喊累了就不听了声,只管提着灯笼你追着我,我追着你,要好的孩子拿着灯笼互相碰撞,似乎和大人握手一样算是两个灯笼的见面礼了,爱疯玩的孩子便在追逐嬉闹中看谁的灯笼不会灭并且能完好无损,最不幸的是有时小一点的孩子因为掌握不好蜡烛火焰的

红灯笼

江湖

大小,一不小心再遇到一股大风,灯笼就会在我们的尖叫声中化为灰烬,让快乐的孩子难过好久……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灯笼市场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塑料材料做成的各色灯笼替代了纸灯笼,成了现在孩子们的新宠,有十二生肖的、有飞机轮船的,今年应该还有哪吒闹海的,这些灯笼因为没有火烛更加安全,玩起来大人们也更放心,但我总觉得这样的灯笼缺少了儿时的乐趣,总喜欢把目光投向越来越少的民间纯手工的纸灯笼身上,它们虽然简单,但却是民间能人巧手所为、匠心所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割舍的乡村情结。

